"我是爱北京人艺的。"

有人赞誉北京人艺多年以来 演出的不少经典剧目:"奇境纵横 又一家:瘦韧苍劲,神采飞扬。结构 奔放而又紧密。上下左右顾盼呼 应,气势连贯。黑处沉着,白处虚 灵,浓淡错综,剧中的人物人人握 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山之玉。精美 的舞台上, 宛如一首美丽的画卷, 一首动情的诗篇。"面对这样的"溢 美之词",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亲 爱的老院长。

我们的老院长曹禺师,从建院 时的42岁开始,一直延续到辞世 时的86岁为止,他整整当了北京 人艺44年的院长,可以说是一位 名副其实的老院长。我们大家一直 都为能有这样一位奠基者、带头人 和领导者,深深地感到骄傲、幸福 和庆幸。

曹禺师不止一次这样说过: "我是爱北京人艺的。因为我和一 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的天地里,翻 滚了40年。我爱那些既有德行又 有才能的好演员、好导演和那些多 才多艺的可爱的舞台艺术工作者 们。我爱剧院里有各种各样性格的 工人们。我和他们说笑、谈天、诉苦 恼,也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戏演完 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 台。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 洞, 使我留恋不舍……我曾经说 过,说起北京人艺,我像是从山谷 涌出的清泉,沿着溪涧,潺潺浪花, 有说不完的话要讲。

这里话不多,但是段段、句句、 字字都如同精灵一般,都是从曹禺 师的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真挚情 感,多年来打动并温暖着剧院的每 一个成员。

他当了我们44年——将近半 个世纪的院长,他熟悉剧院里的每 一个人,而且亲如手足,息息相通。 就连一位拉大幕的资深舞台工人 杜广沛,在退休的时候,曹禺师也 要郑重地写上一幅墨宝相送:"广 沛老友身体健康,感谢你多年的劳 绩。"杜广洁接过这幅饱含着深深 爱意的墨宝,眼中闪动着泪花,立 即把它挂在家中客厅的墙壁上,十 分自豪,逢人便说:"这是曹头儿主 动给我写的!"说也怪,剧院里几乎 没有人叫曹禺师为"曹院长"或者 "曹老师"的,都叫他"曹头儿",连 家属院的小孩儿也是如此,而曹禺 师还答应得很响亮,很兴奋。我问 他为什么要如此,他说:"这么叫是 '爱称',听着觉得亲切,感动!如果 你叫'院长',我反倒觉得生分,有 距离了!"就是这样,曹禺师酷爱着 北京人艺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 也酷爱着他,因为大家火红的心是 在一起跳动着。

真是不知道有多少次啊,由于 剧本创作和社会活动的需要,我们 要走进曹禺师的家门,因为他并不 是每天都来剧院上班。于是,只要 我们一走进他的家门,他便忍不住 询问起剧院里的各种情况——哪 怕是他刚刚去过剧院不久——询 问剧院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及舞 台工作人员,乃至行政干部,从工 作情况到家庭生活、身体情况,等 等,没有他不关心的。

北京人艺老院长曹禺



《故事中的北京人艺》 梁秉堃著

梁秉堃与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有着很深的渊源,他18岁 进入人艺, 从灯光管理员做 起,做过演出处秘书、演员,最 后成长为一级编剧。在这本 《故事中的北京人艺》中,梁秉 堃讲述了北京人艺半个多世 纪的点滴生活,披露了那些经 典话剧台前幕后的故事。梁秉 堃说,进了人艺,师从曹禺,得 老舍指点,遇到亦师亦友的于 人民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出版 是之,是他一生最大的幸运。

有一年,曹禺师正在上海的 家里写电影剧本《日出》,我和导 演林兆华出差经过那里去看望 他,说起剧院的人和事来,越说越 兴奋,话题就无论如何也收不住 了,我们几次要走都没有走成。就 这样,从中午时分一直说到夜幕 降临。正如曹禺师的夫人李玉茹 所说:"无论什么人,什么时候,只 要一提起北京人艺来, 他总是变 得精神抖擞, 如数家珍地侃侃而 谈:即便生病住在医院里,只要-见到剧院的人,哪怕他身有病痛, 疲惫不堪, 微闭的双眼也会突然 出现神采,精神顿时振奋起来,而 朋友们走后,他又会一下子瘫软 得一点点力气都没有了……"这 让人不由得想到曹禺师平时喜欢 背诵的诗句:"风雨一生难得过, 雷电齐来一闪无。"

是的, 曹禺师最后住了整整8 年的北京医院,其中艰难地吃了7 年的淀粉食疗食品,在苦苦地与病 魔争斗中,用尽了最后的一点力 气,在一个冬天的清晨突然雷电般 地消失了,永远消失了。李玉茹大 姐说:"他走得那样超然,那样安 详,无牵无挂,无恐无惧,飘飘然而 去。"我知道,曹禺师是把北京人艺 深深地埋在心底带走了,永远带走 了。我们——所有剧院的成员,同 样把曹禺师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 底,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值得十分敬 重的老院长。

曾任第一副院长的于是之这 样说:"他会写戏,又导过戏,演过 戏,教过戏,是一位真正懂戏的院 长。他是人艺的一把尺子,我们做 任何决定都得考虑如果曹禺院长 在场的话是否会同意。"

周恩来观看新剧演出

1954年12月31日的夜晚, 周恩来总理特意来到北京剧场,观 看曹禺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写出 的第一个剧本《明朗的天》,并且在 看戏以后与全体演职员座谈了一 个小时之久。

周恩来看了看大家以后,满脸 带笑地向坐在身旁的曹禺师说: "我看了你们的戏,总得了解一些 情况吧,这个除夕也就算没有白 过。怎么样,你们大家谈谈吧?" 就这样,人们和周恩来有问有 答地热烈交流起来。

周恩来的调查是细致的、认真 的、务实的,从男女演员的比例怎 样、工资待遇如何、住房有什么困 难,以至剧院能否逐步实行企业 化,一一作了询问。

停了一下, 周恩来向曹禺师 说:"你们剧院的问题,也要和今天 整个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看。话剧演 得太少。去年起好了一些,但还不 够。今年要搞话剧比赛,是不是啊?



曹禺师回答:"是,今年年底。 周恩来继续说:"那,在话剧比 寨前要先做一些思想工作。我希望 你这个院长的检查报告就放出一 点光彩来。

曹禺师边听边点着头。

座谈会结束以后, 周恩来走 出休息室,来到院子里,我们也都 跟在他的身后。他又向曹禺师说: "你们写点东西给我好了。剧院院 长、导演、演员、党组织各个方面, 写个东西给我。把你们的问题写 给我嘛,十天,我等着。"周恩来边 说边伸出五个手指前后摇了摇, 表示"十天"的意思。

一直到周恩来走向小汽车旁, 仍然回过头向曹禺师喊着:"老同 学,今天就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为剧本创作"号脉"

曹禺师在剧院里另外一个重 要的作用,就是耳提面命地教我 们这些年轻人如何写剧本。

有一次,我请教曹禺师:"什 么是一个戏的好效果?"他略微思 考了一下回答:"什么叫戏的好效 果? 是不是演出到了超凡入圣的 地步,弄得观众神情恍惚,全神进 入戏境,才算好呢?我以为这不算 好的演出。我们始终不赞同把观 众变成一种失去思索能力的傻 子。当然,我们的演出,企图感动 观众,使他们得到享受。但更重要 的是,我们希望观众看了戏后,留 有余味,去思考,去怀念。所谓'含 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才是我 们朝夕追求的好演出。"他继续 说:"我们是否完全做到了呢?没 有。有的做到了,有的,远没有做 到。"我以为,这样一个戏剧的审 美标准是很有针对性的,需要我 们深长思之并加以实践的。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或 60 年代 的时候,北京人艺渐渐形成了这样 一个惯例——不管是专业剧作家 还是业余剧作家,写戏都要先有一 个提纲,而提纲往往首先要请曹禺 师给"号号脉"。理由很简单,他的 经验丰富,独具慧眼,水准很高,能

> 够一下子判断出提 纲里有没有"干货", 值不值得继续写下 去。他常说:"一个剧 本首先要有'酱肘 子',光有'胡椒面' 不行!"

> 然而,请曹禺师 给提纲"号号脉",也 并非易事。

他一贯认为,剧 作家的劳动就是想, 不断地想。针对我们 "下笔千言万语,口 若悬河无尽"的毛 病,便从来不肯听提 纲,而只是看提纲。 同时,对提纲的要求 也很严格,即只能写 在一张 300 字的稿

纸上,还要字字入格,多一字不可。 这一下我们真作了难,每次写提纲 要使出全身的本事来进行"浓缩", 甚至如同写诗一样,字斟句酌,惜 墨如金。这时仿佛才体会到,凝练 要比铺陈费力得多。

曹禺师看一个提纲,如果不满

意的时候,从来不用激烈的批评词 句,只是轻声地说"普通普通""一般 一般"或者"现成现成"。为什么会如 此呢? 因为他一定是发现了你在提 纲里,"借用"了别人用过的"套子"。 他对于中外古今的经典剧本了如 指掌,烂熟于心,在这方面你想蒙 混过关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一次,我为了把一个剧本的提 纲挤进300字的稿纸里去,整整开 了两个通宵夜车才完成。

当我把提纲给曹禺师看的时 候,心里总还觉得不满足,一心想 着再补充点儿说明。可是,他摆摆 手说:"不用了。一个剧本的提纲写 得越是花哨就越是自欺欺人,或者 说,是自欺而又欺不了人。真正有 戏的地方,用不了几个字就能表达 出来,因为它们一定会管不住地从 你的脑袋里往外跳。我写《雷雨》的 时候,没有提纲,可是一口气写出 来第二幕里周朴园、蘩漪和周萍、 周冲喝药的戏,以及第三幕里周萍 和四凤夜半幽会的戏。"

《雷雨》是曹禺师的代表作,也 是中国话剧的"代名词",演出已有 70 多年,在中国家喻户晓,老少皆 知,全世界也已有30多个国家上 演,被盛赞为"通俗中的经典,经典 中的诵俗"。

1954年,北京人艺排演《雷 雨》,曹禺师作为剧作者和院长,在 排练前曾多次向导演和演员介绍 这个戏的背景材料及创作经过,在 排演中,还经常到排练场进行指 导,甚至还要动手修改剧本。

这样一部享有盛名的世界名 著,在写出、演出20多年以后,剧 作家还要修改吗?是的,进行了修 改,而且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这 里,仅举一例。

在第二幕里,蘩漪原来有这样 大段的独白:

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 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 山口,热烈烈冒一次,什么都烧得 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 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 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 大概也是死了的。哼! 什么我都预 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 我失望的人,叫我嫉妒的人,都来 吧,我在等着你们。

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排练当 中,曹禺师觉得这段独白过于冗长 了, 于是把原有156个字的台词, 硬是删改成只有20个字的台 词——"热极了,闷极了,这样的生 活真没法子过下去了! '

《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



程中原 李正华 张金才 著 定价:70.00 元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1 月出版

本书从"抓纲治国"方针的提出写起.对这一 转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否定"两个凡是"、邓 小平第三次复出、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真理标准 大讨论、初理冤假错案、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中美建交,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

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继续平反冤假错案、国民经济的调整、经济特 区的创建、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两案"的审理和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 和通过等,都进行了全面介绍。本书再现了这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确 立的历史进程,凸显了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重要历史关节点

发行业务电话:010-65257256 65136418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网址: